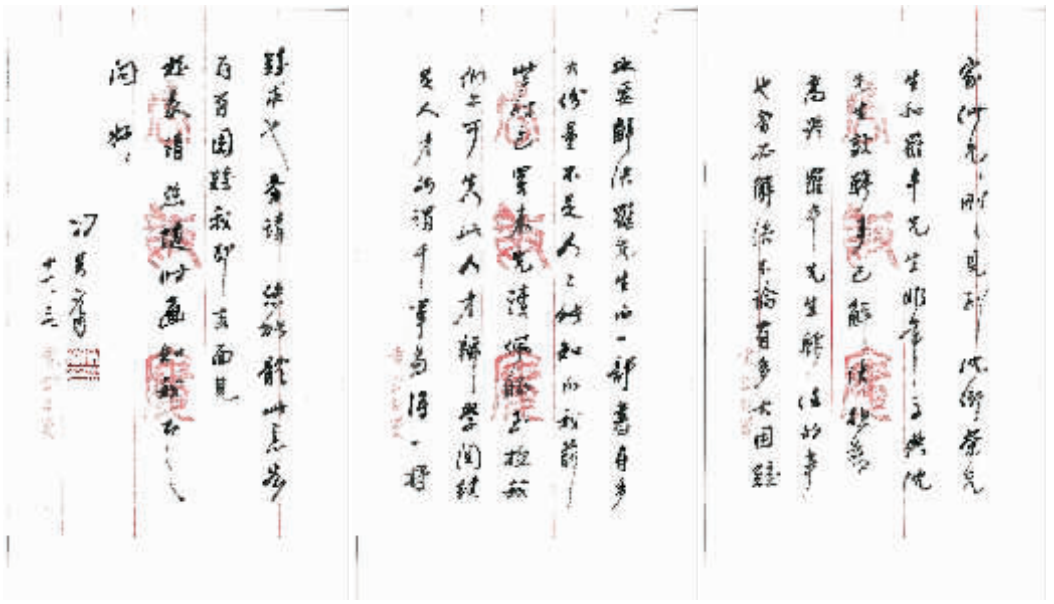

2005 年 11 月 3 日冯其庸致作者信，要求一定要把宁夏考古所所长罗丰聘请到人大国学院工作。

（上接 4 版）

搭建起了基本的人才框架，这与冯其庸先生力主从国外礼聘沈卫荣教授密切相关。引进一位杰出人才，打开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

在冯其庸先生逝世之后，我翻检出冯先生在 2005 年 11 月 3 日给我的亲笔信，睹物思人，感慨万千。冯先生的这封亲笔信，从书法欣赏的角度来看，已经是足堪传世的珍品。此信共计 3 页，书写在带有“瓜饭楼”标记的特制信笺之上，冯先生还在署名之下，钤印了一方印章，以示郑重。从书信的内容来看，更是珍贵无比：因为这是集中体现冯其庸先生办学首先重视人才引进的一封信件。其实，这是冯先生给我的指令，要求我一定要把宁夏考古所所长罗丰先生聘请到国学院工作。原信篇幅不长，敬录如下，以与读者朋友共同感受冯先生的爱才之心与担当之诚：

家洲兄：刚刚见到沈卫荣先生和罗丰先生，非常高兴。沈先生教聘事已解决，极为高兴。罗丰先生聘任的事也务必解决，不论有多大困难也要解决。罗丰先生的一部书有多大份量，不是人人能知的。我前些时已买来先读，佩服至极。我们不可失此人才。办学关键是人才。所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也。务请您体此意。如有困难，我即去面见校长。请您随时通知我知。问好！　冯其庸　十一、三

信中所涉及的两位中年学者，在冯先生面前都是晚辈后学。冯先生在这封信中，从用语到内涵，对他们表达了由衷的信任和推奖，甚至可以理解为敬意。冯先生所讲到的“罗丰先生的一部书”，是指罗丰的代表作《胡汉之间——“丝绸之路”与西北历史考古》（文物出版社，2004 年 9 月）。冯先生似乎担忧掌握人事权的领导不了解罗丰和他的著作的学术价值而可能影响到对罗丰的礼聘，所以，在信中三致其意，对罗丰的嘉许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为了聘请名家来国学院任教，冯先生真的是思贤若渴。接到冯先生的手书后，我和国学院的院长助理孟宪实老师与罗丰先生联系，得知他在兰州出差，我们二人立即前往兰州去拜访罗丰先生，转达了冯先生的诚意邀请。后来由于某种原因，罗丰先生未能如愿到国学院来，这在国学院而言，当然是很大的遗憾。

冯先生逝世之后，远在银川的罗丰先生专程赴京参加遗体告别仪式。当天午间，我设私人酒宴招待罗丰等十多位前来参加告别仪式的朋友。在我出示了冯先生当年的这一通手札，和罗丰先生等人共忆这段感人的往事，在座的诸位好友都不胜唏嘘！我还扫描了冯先生的手书信札，面交罗丰先生收藏。

冯其庸先生明确主张要不惜重金礼聘著名学者来国学院任教方面，还有一件往事，同样也是我无法忘怀的。我向冯其庸先生推荐，王子今教授是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难得的学科带头人，应该礼聘到国学院来。但是，人大能够提供的工资待遇，使我无颜对王子今先生谈起聘请加盟之事。冯其庸先生翻看了我面呈的王子今先生的代表作，很快表态：“为了引进人才，多花钱是值得的。家洲，你认定王子今是可以做历史学的带头人，我相信你的判断。他的工资由我们国学院的西域所经费中解决，给他和沈卫荣教授同样的待遇。”这就是王子今先生调入国学院的缘起。后来，王子今教授成为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至今依然工作在国学院教学科研的第一线上。

极为重视国学院的课程体系与科研重点的布局

国学院的课程设置，经历过“三上三下”的讨论，人大校内外的教授和领导，都曾经贡献过各自的智慧。在我的记忆里，最核心的课程设计思路是由冯先生提出和完善的。这里面涉及两个基本问题：一是要多设置经典研读课。冯先生是把自己青年时代在“无锡国专”读书的经验移植过来的。他非常明确地指出：“通论”和“概论”之类的课程要少设，要力争把重要的经典逐一开出“解读”课程，让学生直接接触经典自身。在这个基础之上，国学院出版了“国学经典解读”系列教材，由此形成了有特色的教学体系。二是要让学生走出去，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就是国学院师生“游学”的缘起。“游学”成为国学院师生津津乐道的“教学特色”，而为其他学院的同学所艳羡。

冯先生提出要办好高质量的“国学论坛”，请到真正的名师给学生搞讲座。2005 年 12 月 14 日下午，“国学论坛”举办了开坛仪式。此时，距离国学院正式挂牌的 10 月 9 日，仅有两个月的时间。我们邀请庞朴先生以《谈“无”说“玄”》为题做了首场报告。冯先生亲自到场致辞。现场气氛热烈，京城内外多家媒体广泛报道。人大“国学论坛”的美誉，得到广泛的传播。另外一次带有轰动效应的论坛，是 2006 年 11 月 6 日晚，叶嘉莹先生做了一场题为《小词中的儒学修养》的精彩学术报告。整个会场座无虚席，后来的同学由于没有座位，有的干脆坐在地上，有的一直站在后面，82 岁高龄的叶先生讲得精彩投入，同学们听得聚精会神。我们的院长冯其庸先生不仅参加了这次国学论坛，还作了发人深思的点评和总结。

冯先生明确要求：国学院的科研必须有自己的亮点。在设置经、史、子、集四个研究室的同时，冯先生发起成立了“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这既是冯先生晚年亲身参与西域探险与研究的学术兴趣和学术追求之所在，也是他“大国学”理念的重要体现。在这个领域，冯先生所作出的努力与贡献，北大的荣新江、朱玉麒以及人大的沈卫荣、孟宪实等教授，都有专文论及。此处不再赘述。沿袭至今，西域研究依旧是国学院的学术优势之所在。饮水思源，冯先生的开创之功，后人自当铭记不忘。

为筹措办学经费而尽心竭力

要高标准地办好国学院，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在人大校方的财力投入之外，冯其庸先生运用他的个人影响力，努力筹措经费。若干细节，令人感动！

国学院从国家得到的第一笔专项经费 1000 万元，缘起于当年冯先生邀约季羡林先生联名上书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建议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设立“西域语言与历史研究所”。两位著名学者的联名上书，很快就得到了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的亲笔批示，都明确表示应该给予支持。经过一个阶段的具体工作程序，财政部下拨的“西域语言与历史研究所专项经费”于 2005 年年底到位。

国学院创设之初的第一笔大额社会捐赠，也是冯其庸先生运用社会影响而筹得。山西晋城皇城相府集团无条件捐赠 200 万元，在国学院设立了“陈廷敬国学教学科研基金”。冯先生为国学院改善办学条件，争取到了一个极为难得的机会。

冯其庸先生的高风亮节，可以从一件事上再次得到确证：人民大学聘请冯先生担任国学院的院长，是有一笔聘金的。冯先生从接受之初，就非常明确地对我说：这钱，我只是暂时保管，等到我卸任之时，一定要捐赠给国学院，用于支持学生工作。到他卸任之时，把学校给他的聘金全部捐赠出来，成立了“冯其庸国学奖学金”。国学院的学子得以继续受惠于冯先生！冯先生对于国学院，没有索取，只有奉献与贡献。在卸任院长之后，冯其庸先生依旧对国学院用情很深……

*　　*　　*

为了撰写这篇追思冯其庸先生的文章，我几次翻检保存下来的工作记录。当年的点点滴滴，都令我一再感动！有的事情，回想起来甚至是五味杂陈！2006 年 6 月我写给人大学校领导的《工作总结》，这是在国学院工作一年的个人心声的流露。我愿意援引其中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冯其庸老先生以八十多岁的高龄，以无私的精神，投身于国学院的建设之中，他在扩大国学院的对外学术影响、争取各种社会资源等方面的能量和贡献，是一般书斋型大学教授所无法比拟的。我对冯先生的敬重与日俱增。”（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冯其庸（中）与国学院聘请的部分专任和兼职教授，左起：荣新江、罗丰、沈卫荣、孟宪实、朱玉麒、乌云毕力格。